

本土名家

在干妈家的菜园子怀旧

五号山谷散记之三

罗长江

昨夜一场小雨/滋润俺家菜园
 几畦新鲜蔬菜/简直可当花看
 老树画画：《花开乱》

阳光暖暖的，照耀着陈谷主干妈家的菜园子。

照耀着陈谷主他干妈的一头白发和纵横交错的皱纹。

老人80多岁，背有些弓了。印象里每天都在拾掇她的菜园子，拔草，施肥，整枝，捉虫，采摘，给藤蔓植物类的瓜豆支以攀援的竹木，等等。所以，每次来山谷，差不多都会在菜园子碰到老人。

这天，种豆得豆的老人先是将藤上的豌豆摘下来，然后就着菜园子的阳光一颗颗剥豆。

菜地肥沃，老人的双手鳞峋而消瘦。

豆角葱绿，老人的额脸沧桑而慈祥。

便想起一首《看娘剥豆》的诗，诗中的老娘将思念和寂寞剥得疼痛生声，许多光辉照亮整个剥豆的过程。便想起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也曾佝偻着腰在阳光下剥豆，剥得日子从手指间蹦落到盛豆子的竹箕，跳荡着几许清脆的光芒。

豆永远是一种美丽的生物呀！

是的，家中的老娘，眼前的干妈，不都是一种庄稼，一株由壮健渐

渐变得削瘦的豆类植物吗！眼前的干妈仍能弓着背在菜园子进进出出，我家中的老娘，多年前就已将自己剥成空壳，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了。

辛劳而幸福地穿梭于菜园子的干妈呀！

半个月亮爬上坡。

低低飞行和游走在树荫、草丛、菜地的萤火虫，将竹林间的露水点亮又捏熄了，将细鱼泼刺泼刺掠过荷茎的浪花点亮又浇熄了，将屎壳螂饕饕之后打着的一串响鼻点亮又拧熄了。

多年前，作家迟子建来张家界旅行。入夜，她独自走进一片竹林，萤火虫忽明忽灭地在她眼前飞来飞去，将与她擦身而过的一片竹叶映得无与伦比的翠绿；在飞过溪涧的一刻，将岩石上的一滴水染得泛出珍珠一般的光泽。

亘古长存的萤火，在一瞬间照亮了女作家的青春。

她确信小虫体内蓄积着亿万年前的光明，那颤颤飞动的光束，恍惚是旧时光在隐隐呈现：古代仕女灿烂白牙；亮丽的丝绸；中世纪沉凝的流水；戏园里铮琮的乐器；画坊的白绸；沙场上的刀光剑影。遂留下一篇《萤火一万年》的美文。她在美文里说，萤火虫照亮自己的一刹那，甚至疑心是上帝开口跟她说话了

我喜欢萤火虫。喜欢它那么弱小却能发光，喜欢它提着灯笼飞行和游走，一副小精灵模样。喜欢萤火虫经过的地方，南瓜藤、黄瓜藤、丝瓜藤的花苞，一一毕毕剥剥绽开了。喜欢萤火虫明灭的时候，那滚动在芋头叶子上的露珠，那倒映在水塘的天边的星星，那躲在木栅栏背后的水牛的眼睛，一一给不声不响点亮了。

儿时的经验告诉我，萤火虫喜欢瓜叶。干妈家的菜园子应该是萤火虫们最热闹的去处。果然！爬满篱笆的瓜藤、瓜叶和瓜花之间，一点点光焰摇曳明灭，不等我走近去，它们向我围拢过来。我像是让萤火虫的光芒浮起来了。

少年时代，时常去地里捉萤火虫玩。把一份好奇，一份生动，一份幻想，装进空墨水瓶的透明里。萤火虫沿着山冈低飞，沿着溪河低飞，像举着火把的游行队伍。

我们兴冲冲追着，撵着。双手合成花苞形，小心翼翼往空墨水瓶转移的过程中，不时发出惊叫，有萤火虫越狱了。这当儿，树叶接着树枝，神情有些不安；云块接着月亮，神情有些不安。

忽然发现脚下踩着的一座坟包，埋着一个夭折了的小孩的尸骨。我们没命的跑啊，跑啊，咚咚、咚咚的脚步如同季节的喷嚏。一口气跑到有

人群和灯光的地方，心头却涌出从未有过的孤独

这份少年的孤独，应该跟骤然离开萤火虫群落有关。

早晨，趁着清露未消，陈谷主的干妈从家中取来柴灰，撒往瓜叶上。瓜叶蒙了柴灰，口感不行了，一粒一粒的萤火虫摇着小脑袋飞走了。

好熟悉的场景啊。好亲切的画面啊。

早年我在农村的时候，夏天的早晨，出了集体工，常常用撮箕盛了柴灰，踩着两脚露水，来到菜园子，做着跟陈谷主干妈同样的事情。然后，给蔬菜松土，锄草。渐渐，太阳毒起来了。我就躲进菜地一侧的梨树林子，写我的诗歌小说去了。

我的书柜里，保存着农村时期的部分手稿，体裁有诗歌、小说、歌曲、曲艺等。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这些文字背后凸写着一个落魄书生的自我奋斗。梦想。失落。希冀。挣扎。迷乱。汗水。惶惑。苦痛。泪珠。冲决。坎坷。煎熬。总之，不甘心就这么活一辈子，于是坚忍着，执拗着，默默奋斗着。却不知出路在哪里；不知出路在哪里却仍然默默奋斗着！由十万分渺茫的功名心理喂养着，喂养一个支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一部写于1973年的小长篇《阳春

三月》，最初的草稿写在装订成册的社员劳动出勤记工表背面。增增删删，涂涂改改，部分字迹濡湿过的情形不时出现。回想那日子啊！人在地里干活，脑瓜子全是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在旋转。一俟生产队收工，我就找理由拖迟回家吃饭的时间，躲到棉花地里写，躲到岩窠山里写，躲到被虫蛀蚀得颤颤悠悠的废楼上写，乃至蹲在茅厕上躲着写，腿子蹲麻了也浑然不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手稿的字里行间，斑斑点点，依稀辨得出泥水的痕迹，雨水的痕迹，露水的痕迹，汗水的痕迹，泪水的痕迹，农药水的痕迹，虫子爬过的痕迹；依稀感觉得出太阳的影子，星月的影子，云雾的影子，落花的影子，蝴蝶的影子，蜻蜓的影子，以及再暗黑的夜晚也要拼尽全力发出一缕光焰的萤火虫的影子 我的影子！

套用一位台湾作家的小说标题

我这不可告人的乡愁哪

作者简介：罗长江，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书法家，画家。两件作品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已出版文学、文化著作21种。

您独立寒秋放眼万里江天
 您慧眼如炬洞悉上下千年
 您柔情似水 又意志如铁
 如椽大笔划过
 檀檀灰飞烟灭
 而深埋心底的孤独
 留给自己咀嚼

您缔造一个神话开创一个纪元
 您踏歌而来挥手而去
 不带走一片枫叶
 您敢笑秦皇汉武
 不需寝宫陵阙
 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告别
 您挥手之间
 天地定格

张昌爰

御笔峰
 从传说土壤里
 孕育成一首古老的诗
 诗的仙骨
 支撑着这仙人气质十足的奇峰
 诗的仙风
 吹醒这迷人仙境
 让人百看不厌
 心绪悠悠

天门山
 绿色树木，少女似地
 依偎在山顶，要对伟岸石峰
 轻言柔情讲一辈子情话
 说着说着云来了
 云在山间飘，山在云里舞
 听着听着天门山醉了
 那模样，让人越看越想
 越看越心旷神怡

宝峰湖
 天上仙女不小心
 掉下一滴柔情的泪
 峡谷小心捧着
 一年又一年
 这里变成了一泓湖
 宝峰湖
 来张家界旅游的
 没有一人不去看看这座湖

歪把子 (小小说)
 谷俊德[白族]

村里的一位美丽的姑娘唱：小妹妹你走山岗，我歪阿哥想你断肠。那姑娘骂唱：你（桶）烈骡子，像（桶）歪把子，一身疤揪（满）了，你烤糊啦？这位姑娘当然知道阿歪身上有32块疤痕，丑得古怪，但她没嫌弃，成了阿歪的新娘。结婚那天，阿歪脱衣洗澡，新娘抚摸丈夫满身的伤疤，一凹一凸，每一个伤疤都令人心疼。妻子说，痛吗？阿歪笑着说，有你疼，不痛！

结婚第六天，阿歪出事了。部队来了命令，阿歪不再是军人，短枪被收缴，下放到寨中当农民。原来有人告黑状，说阿歪匪性不改，并翻晒出阿歪当四天王匪兵的不洁历史。

寨中村民用异样的眼神看着阿歪夫妻。阿歪只好和妻子躲进山林。寨民用冷漠的眼神注视阿歪夫妻。

阿歪忍受着煎熬。阿歪在每年的建军节和党的生日这天，都不吃不喝。妻子知道，丈夫在思念着他的部队和他的战友。夜晚，阿歪背对青山，在石洞前苦练着武功，他想出山。

终于有一天，阿歪出了山。阿歪这

箍桶匠大槐

(小小说)

魏咏柏

大槐是一个箍桶匠。

大槐常挑着箍桶担子到末家坪来。一到村口，大槐就大声吆喝：箍桶哎，箍桶；箍桶哎，箍桶

不一会，大槐就被要箍桶的人家唤了去。

箍桶不一定要箍新的，旧桶坏了的大槐也能修理。大槐拆下旧桶，将烂了的木条换上新的，再把箍紧一下，然后用桐油涂上几遍就能用了。

大凡准备做新桶的人家，早就准备好了木料和桶箍。木料一般是杉木，这种木材呈白色，质量轻，有香味。桶箍也分三六九等，最差的要算竹箍，好一点的铁箍，最好的是铜箍。使用什么样的桶箍，也反映出这户人家的家庭条件。所以，若是姑娘家要出嫁，再穷也要打制几副好的铜箍。

大槐箍起桶来分外专注。他坐在一堆木头碎屑中，将木块锯成大小相同有弧度的木条，木条间采用竹销连接。不用铁钉，是因为铁钉容易生锈，会腐蚀木桶。大槐又留出木桶的腿，接着打箍、刨光这样一共有几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大槐都做得一丝不苟。

大槐箍的桶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而且既美观，又耐用。所以，大槐每次到末家坪来，都不会打空转身。

大槐每回箍完桶，都会挑着箍桶担子，大步走向村口那家代销店。大槐一脚踏进店内，对店家朱驼子说：四个发饼，半斤包谷酒。

发饼是一种南方汉族糕点，入口松软，奶香浓郁，一角钱一个。包谷酒酒味醇香，味道甘甜，两角钱一斤。这饼这酒，大槐吃得起。

吃完饼，喝完酒，大槐嘴巴一抹，挑着箍桶担子踏出店门，很快消失在通往村外的小路尽头。

每回来末家坪，大槐都会在上站一会儿，这里地势高，能清楚地看到村里的一座屋。

这是小艾的屋。

大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艾的屋看。小艾背着背篓出来洗衣了。小艾去菜园摘菜了。小艾屋里的烟囱冒烟了。每当看到这些，大槐总会泪流满面。有时候，听到大槐悠长的吆喝声，小艾也会走出屋来，在门口呆呆站上半天。

大槐和小艾原是一个村的，俩人从小一起长大，每天形影不离。小时候，孩子们玩过家家，每一次，大槐和小艾扮的都是两口口子。长大了，大槐的眼里只有小艾，小艾的眼里也只有大槐。大槐常接着小艾，激动地说：小艾，将来，我一定要娶你。小艾常被大槐搂着，羞涩地说：大槐，将来，我一定嫁给你。彼此相爱的的大槐和小艾，每天都沉浸在爱情的蜜坛里。转眼间，打小跟爹学箍桶的大槐到了娶亲的年纪，便托媒人去小艾家提

亲。小艾爹和大槐爹年轻时为田里争水吵过架，还动过手。小艾爹心眼小，一直记着仇，所以不管媒人怎么说，就是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没多久，小艾爹竟不顾小艾的哭闹，狠心将她嫁到了末家坪。

有一回，大槐帮人箍完桶来到代销店，恰好小艾在店里买盐。大槐又惊喜地望着小艾，小艾也回望着大槐。大槐想对小艾说什么，但张了张口，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小艾眼眶也湿了，她望一眼大槐，转身走了出去。望着小艾远去的背影，大槐怅然若失地叹口气，扭头对朱驼子说：四个发饼，半斤包谷酒。

一转眼，大槐四十岁了。大槐已经人到中年。大槐仍然光棍一条。

大槐还是挑着箍桶担子到末家坪来。一到村口，大槐就大声吆喝：箍桶哎，箍桶；箍桶哎，箍桶。刚吆喝了两声，大槐就被小艾唤了去。

大槐心不在焉地箍着桶，小艾在一旁心事重重地看着他。大槐箍好桶离开时，小艾叫住了他：你都四十了，大槐。

大槐不做声。

小艾又说：大槐你不能老是这样。

大槐仍不做声。

小艾就小声哭了起来，说：你不能为了我，一辈子不成亲吧大槐？

我不成亲，我就是不成亲，这辈子我都不成亲。大槐说完，把小艾一个人晾在那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槐再次来末家坪，是两个月后。那天，大槐帮人箍桶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小艾死了。半个月前，小艾的男人在外面喝酒回来，撕扯着小艾的头发，又打又骂。小艾的男人说她偷人养汉。当天夜里，小艾就喝了农药。小艾是凶死的，不能入族墓，只能埋在末家坪背后的大山里。

大槐走进村口代销店时，已是暮色四合。大槐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钱，对朱驼子喊道：两斤包谷酒，其余的买发饼。

你吃了这么多吗？朱驼子张圆了嘴巴问。

大槐面无表情地拿眼瞪他。朱驼子忙识趣地打酒，拿饼。

大槐大口吃完饼，大口喝完酒，然后挑着箍桶担子摇晃着出了店门。站在门口，大槐仰面望着夜空里的月亮，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大槐在月光下跌跌撞撞地走着，天地很空阔，月亮走人也走。大槐边走边大声哭喊：小艾哎，小艾；小艾哎，小艾

箍桶匠大槐就是在那天夜里失踪的。有走夜路的人看见大槐朝末家坪背后的大山里跟踉跄跄地走去了。

大槐至今都没有回来



夕阳 李陶 摄

春暖花开，北京军博摆放的一挺歪把子机枪，被一个老汉认出来。

老汉仔细详端，当看到枪身那处剥落的伤痕，眼睛立即被拉直了。天啊，这就是我的战友，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威震敌寇的那挺歪把子。老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哭。同行的老伴问，老汉说：我，找回来了！我的歪把子。40年了，那挺歪把子，又和主人再次相遇。

歪把子的主人，叫阿歪，是一个湘西山里的汉子。阿歪出生在湘西的大山中，刚来到世间，一个农村哲人拍了他屁股一掌，说：这桶生意，歪八字，命硬。于是母亲为他取乳名，喊阿歪。阿歪命运多坎坷，12岁那年，跟师傅学鬼谷神，五年后师傅死了。阿歪到深山祭祀师傅，被一伙强人捉肥猪，稀里糊涂当了四天的土匪兵。枪还没摸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后来，阿歪戴上了军帽，奔往抗美援朝的战场。

谁都不知道阿歪有功夫。当运输兵的阿歪，走进了枪林弹雨中。他和他的连队守阵地，他拿了一挺机枪，不错，是一挺歪把子。他抱枪而眠，抱枪而战，骁勇善战，到底打死了多少敌人？他记不清，只知道后来，他成了一级战斗英雄，戴着军功章见到了金日成。

那年，阿歪荣归故里。乡亲们都说阿歪有出息，腰挎短枪，是一个狠角色。阿歪回寨探亲，唱起了山歌，对着

歪把子 (小小说)

谷俊德[白族]

匹烈骡子又勇敢地上了战场。公社严打，阿歪冲锋，几招几式，将歹徒捉拿归案；县里拆弹，阿歪几招几式，化险为夷。有一次，带民兵训练，眼看一颗手榴弹即将爆炸，为减少伤亡，他扑上去

结果，他又再次负伤，胸口又多了两道深深的伤痕。

结果，他的故事被重新挖出来，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我作为本地的记者兼作家，到医院采访阿歪。

阿歪很普通，一脸慈祥，矮矮胖胖，并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儿。80多岁了，手脚倒还灵活。采访在病房，我问，他答；我再问，他笑。我被他的故事感染，想看看他背上的伤疤。他有点难为情，病房还有女人呢，我怕女人看

原来，钢铁般的男人，也有柔情蜜意的时候。我拉紧窗帘，太阳暖贴地晒在窗台。他的妻子离开后，阿歪赤身裸体躺着，我先看他的背，细细数，再看他的胸，细细念。看他的腿、他的胯、他的脚板。全身伤痕累累，完全缺失了完美的肤色。他说，这是在秃岭落上的，这是敌军刀砍的，这块是美国

歪把子 (小小说)

歪把子 (小小说)

写在毛泽东诞辰

吕方林

您从山冲走来，带着少年情怀
 您从小路走来，大地为之震颤
 您从雪中走来，带着长长诗篇
 您从岳麓走来，洒下枫叶片片
 您从历史尘埃走来，民族命运从此改变
 您一袭青衣 一握油纸伞
 宽大的袖袍下裹挟着一个世纪惊雷

一群大胆的普罗米修斯
 将火种在南国丛林点燃
 任狂风暴雨 也不能将它扑灭
 这烈火 终燎原
 将一切黑暗和腐朽烧毁
 用北国的城楼
 用湘人独有的声音
 宣告东方巨人醒来

您独立寒秋放眼万里江天
 您慧眼如炬洞悉上下千年
 您柔情似水 又意志如铁
 如椽大笔划过
 檀檀灰飞烟灭
 而深埋心底的孤独
 留给自己咀嚼

您缔造一个神话开创一个纪元
 您踏歌而来挥手而去
 不带走一片枫叶
 您敢笑秦皇汉武
 不需寝宫陵阙
 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告别
 您挥手之间
 天地定格

张昌爰

御笔峰
 从传说土壤里
 孕育成一首古老的诗
 诗的仙骨
 支撑着这仙人气质十足的奇峰
 诗的仙风
 吹醒这迷人仙境
 让人百看不厌
 心绪悠悠

天门山
 绿色树木，少女似地
 依偎在山顶，要对伟岸石峰
 轻言柔情讲一辈子情话
 说着说着云来了
 云在山间飘，山在云里舞
 听着听着天门山醉了
 那模样，让人越看越想
 越看越心旷神怡

宝峰湖
 天上仙女不小心
 掉下一滴柔情的泪
 峡谷小心捧着
 一年又一年
 这里变成了一泓湖
 宝峰湖
 来张家界旅游的
 没有一人不去看看这座湖

歪把子 (小小说)

歪把子 (小小说)